

龙船机构
DRAGONBOAT ORGANIZATION

潘多拉的阴谋

一个容颜漂亮灵魂失落的女人
一场绝艳凄美迷雾重重的爱情阴谋

影视名人欧阳奋强、张一鸣、高旭帆、武志刚
联袂力荐

萧子屈◎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龙船机构
LONGCHUAN JIGOU

潘多拉 的阴谋

萧子屈◎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潘多拉的阴谋 / 萧子屈著. —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430-5711-1

I. ①潘…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4604号

总 策 划: 吴俊超
著 者: 萧子屈
责任编辑: 赵 可
策划编辑: 刘爱武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网 址: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设计制作: 武汉俊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90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引 子	(001)
第一章 深巷子	(004)
第二章 救赎我的羔羊	(008)
第三章 隔 膜	(017)
第四章 城市避难者	(025)
第五章 浮 萍	(034)
第六章 怪 人	(041)
第七章 心 机	(049)
第八章 危险的游戏	(057)
第九章 夜色下的困惑	(063)
第十章 奇特的男子	(069)
第十一章 堂兄弟	(074)
第十二章 往事的阴影	(080)
第十三章 孟 娇	(086)
第十四章 伤 痕	(093)

第十五章 老板的伤心事	(100)
第十六章 玫瑰身上的阴影	(109)
第十七章 奇怪的女同事	(114)
第十八章 又是一条深巷	(121)
第十九章 父 女	(125)
第二十章 生 日	(129)
第二十一章 性感乌贼	(134)
第二十二章 笔记本	(141)
第二十三章 亲 情	(152)
第二十四章 岳父和女婿	(158)
第二十五章 光 盘	(161)
第二十六章 爱的摆钟	(165)
第二十七章 女人之间的较量	(170)
第二十八章 交 易	(179)
第二十九章 圈 套	(186)
第三十章 影 子	(195)
第三十一章 雨 雾	(202)
第三十二章 八仙桌的第一个秘密	(206)
第三十三章 八仙桌的第二个秘密	(212)
第三十四章 游戏方桌	(219)
第三十五章 无法退出	(223)
第三十六章 佩剑的羔羊	(229)
第三十七章 夜雾腥臭	(236)
第三十八章 用心良苦	(244)
第三十九章 老对手	(253)
第四十章 最后出场的人	(263)
第四十一章 玫瑰的影子	(268)
第四十二章 玫瑰壳之咒	(272)
尾 声	(281)

引 子

当我喝完第五杯没有加方糖的咖啡后,我又看了看手表(这只非常昂贵的瑞士手表是她送给我的),已超过约定时间十多分钟了,她依然没有现身。

难道牧芸在路上出事了?我的心里抽搐了一下,不,她一向很谨慎,怎么可能出事?难道她在戏弄我?这也不太可能,我坚信她依然深爱着我——哪怕是以前的我。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她在与我斗心智,这个潘多拉式的女人总是既招人爱恋,又招人厌恶。

我不禁笑了笑,不管她长有几颗脑袋都不是我的对手。在这场游戏中她似乎已掌控了一切,但开启智慧神坛的密码始终在我手中,换句话说,我才是裁决人们希望或绝望的大法官。

天色真难看,我为自己选了个如此糟糕的天气来进行一场对决而感到欣慰,但我还是感到有些不安,因为任何一场阴谋的操控者都不该委屈地坐在这个鬼地方干等。

这个女人有个怪癖,她喜欢一个男人在一间烟雾弥漫的大屋子等待她将判决书送来。可笑的潘多拉,你太低估宙斯的力量了,我有足够的法力来戏弄你。

我又莫名地笑了笑,我知道我笑得很不自然,但在这个时候这份笑意是必



需的。我抬头瞥了一眼藏在天花板里的隐形摄像头,调整好所有的面部神经,做了个非常夸张的表情。

正当我准备为自己冲第六杯咖啡时,房门突然打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牧芸还是那么迷人,完全可以跟希腊传说中的任何一个神女媲美。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差点冲上去跪倒在她的脚下向她示爱。

她穿着一件非常合体的褐色连衣裙,微微袒露出雪白的两肩,胸部丰满,左胸上别着一朵玫瑰花,时尚而性感。她已经不再年轻了,却依然能在第一时间摄住男人敏感的眼球,让你的肾上腺素迅速活跃起来。

我瞟了一眼她手中沉甸甸的箱子,箱子上粘贴着一朵大大的玫瑰花,她酷爱玫瑰花的程度让我感到好笑。我轻轻咳了一声,理了理两个小时后才买的名牌西装,朝她笑了笑。我的旧情人何牧芸没有理会我的笑意,直接走到了我的跟前。

她打开密码箱,从箱里摸出几大叠钞票,扔到办公桌上。

我惊呆了。

凭我多年在凡尘中游荡的眼光,我很快察觉出她给我的钱至少有十万,而留在密码箱里的钱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三倍或者更多。我极力抑制住自己的心跳,故意装出不为所动的样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着,准备点燃一支香烟,这能让我迅速进入思考状态,至少能尽快判断出她这笔钱的来头。

“抽这个。”牧芸递了一支雪茄给我,我迟疑了一下,接住了。

我为牧芸点燃香烟后,她坐在我对面的转椅上,开始打量我。尚未关闭的密码箱就放在靠近她的桌沿上。我吸了一口气,她却叹了一口气。

“世楠,你老了许多。”她悠然地朝我吹了一口烟圈,我看见她的牙齿还是那么整齐和雪白。这时,我很自然地朝头顶的摄像头瞅了一眼。

“是的,我确实老了许多。”我不怎么抽得惯雪茄,这并不妨碍我和她一起陶醉在这个独有的气氛中,“这么多年来,我从一个毛头小子成长为大名鼎鼎的作家、策划大师和企业家,所走的每一步,无不充满了艰辛,但是……”

“但是,你似乎又一下子回到了起点?”牧芸动人的目光中含着一种非常特殊的神采,这种神采在灰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邪恶。我心里偷偷一乐,这个女人真是表演天才。

“没错,我又回到了起点,不过,这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很快就会重新振作

起来，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你还是那么自负，但这场游戏并没有真正结束。”牧芸轻轻掐断了烟头，脸上的表情蓦然凝固了。

“自负是以自信为前提的。”我眨了一下眼皮，因为我忽然感到有些疲倦，倦意似乎来得很猛，接着我打了一个哈欠，但这不影响我继续保持骨子里潜藏的绅士风度。

“今天是几号？”牧芸的声音非常轻柔，就像一缕春风拂过我的耳际。

“8月5号，怎么啦？”

“一个很特殊的日子。”牧芸的声音在发颤，“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我想是吧……”我感到自己的大脑正在变得空旷，不，确切说就像是吸了一块纯度不错的鸦片，“你从沿海回来？”

“不，我从你的家乡赶来。”牧芸的声音充满了失望和懊丧，她的眼角闪着一些很难觉察的泪光。

“什么意思？”我手指间的大半支雪茄不觉滑到了钞票上，一股微弱的焦味迅速蹿了起来，而我脑海中似乎没有一丝理会的意念。

“你是不是很想休息一下？”牧芸伸出一只手在我眼前轻轻晃动着，有如一只附着时间灵魂的钟摆。

“是的，你还是那么了解我。”我欣然一笑，趴在桌面上，很快坠入了梦乡。在梦里，我和坐在对面的这个女人惬意地躺在一间廉价出租房的旧沙发上，那时我们还很年轻，也很单纯，单纯得就像太阳升起之前飘浮在窗边的空气……

在我做梦的这段时间内，牧芸非常熟练地打开了墙角的保险柜，取出里面的所有钞票、银行卡包括我原本想送给她的一份礼物，然后将带来的所有假币放了进去。

做完这一切后，她又回到我的跟前，将一个刻着玫瑰花纹的贝壳放到桌面上。她满意地笑了笑，躬身吻了一下我宽宽的额头，悄然离去，如同飘回了充满诗意的天堂。

五分钟后，我的老婆走了进来；十五分钟后，我带着老婆走进了公安局……



第一章 深巷子

我们走过的地方都留下了一个个湿润的脚印，我希望还能寻着这些脚印走出来。他走得很慢，不，应该说走得很悠闲，像个回地府报道的鬼差，而我就是那个被他捕捉到的刚断气的可怜鬼。

五年前的一个飘着绵绵细雨的黄昏（那时我还很年轻），我走下出租车，来到一个狭长的巷子。

巷子很深，也很暗，就像一个裸露出地表的死亡隧道，通向更加黑暗的地狱。

天色异常阴沉。大抵是老天爷没有多余的语言，便以这样的面孔来表达自己的感伤和爱怜。鬼才知道高高在上的上苍在琢磨什么，反正这是个恼人的日子。

我静静地走着，没有遇见行人，我开始担心是否真的行走在通往墓穴的幽绿的石板路上。我踩在脚下的确为石板路，这在被形形色色的时尚元素充斥的大城市里是不多见的，就像我这样的人在人间亦是不多见的。

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皱褶不堪的纸条，对照着这个死气沉沉的有如棺木的巷子看了看，确信没有走错地方，但我无法确信走进来后亦能完好地走出

去。这个念头让我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雨依然在落。雨丝裹着伟大的人类建造城市所产生的粉尘,从头顶狭窄的天幕飘到这古旧的地面上,汇成一道道细流,在石板缝里悄然流淌着,一直流到两侧墙体的深处。

旁边的一扇爬满爬山虎的木门突然打开了,走出一个矮墩墩的老太婆。老人穿得很厚实,就像一个刚被拔出泥土的肥硕的萝卜。她有些吃惊地瞅了我一眼,干瘪的嘴巴瑟缩了几下,就掩上门,从我身边擦肩而去。她走得并不吃力,可以说步伐稳健,丝毫不逊于“温室”培育出来的青年人。她不时回头望我一眼,好像我是她们这个世界的非法入侵者。她的眼神怪怪的,在目光的深处还藏着一种可怕的憎恶感,也许是我多虑的,但这确实让我感到更加恐惧不安。

一阵冷风从巷子上方灌了下来,就像有人搞恶作剧似的猛拉了几下风箱,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我继续朝巷深处走去,却把步伐放得很慢很慢。我能听出我的鞋子摩擦着滑溜的石板发出的轻响,每一声轻响在巷子里回荡,再传入我的耳朵后便成了一种丧音。

我的双脚冰凉,我的鞋子是在火车站附近的地摊上花20元买的,我的袜子也不过价值两元,尽管我的脚上套了两双袜子,依旧感到冰凉透骨。我认为我的脚几乎是贴着地面行走,从袜子突围出去脚趾早被淋湿了。不过,有谁知道我红内裤的小拉链包里藏着筹措来的整整3000元现金,这对我来说是个大数目,然而,这离他们的索求还是太远了。

牧芸,你放心,我来了,我真的来了,我是带着微薄的钱和微薄的命来的。好久没有坐过出租车了,我刚才几乎在车里睡着了。车里开着空调,太温暖啦,我真的不想下车,如果我是出租车司机就好了。

那个胖胖的司机少收了我一元钱,不管他是不是有意的,但我没有补给他,就连这个粗糙的念头也没有。我想,在歹徒面前,多一分钱,也就让人质多了一丝生存的希望。

我在一处堆着烂砖头的墙角停住了脚步,我四下瞅着,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在找寻印象淡薄得可怜的家。时间已经到了,怎么还没有人来接我?我掏出已经使用了三年的手机,糟了,不知何时我的手机浸水了,屏幕模糊,信号也非常微弱,不过,打个电话还是没多大问题的。一想到那个沙哑低沉、好似来自地狱的拉长的声音,我就感到浑身发颤。



原本淅淅沥沥的小雨,这时开始变大了。浑浊的雨水从屋檐上流下来,在地面上迅速汇聚成更大的水流。

我鼓起勇气,正要拨打那个这几天一直在纠缠和嘲笑我的电话号码时,一个尖利的声音从身后某处传了来:

“喂,小子,你就是那个叫虞世楠的倒霉鬼吧?”

我赶忙回头望去。

一个干瘦的脑袋在墙头打量着我,好似墙壁上挂着一个干枯的尸首。他的脸色分外苍白,鼻孔很突出,嘴唇薄如刀片,眼神里充满了讥诮和妒忌,湿淋淋的稀疏枯黄的头发簇作一团,就像沙地里受过潮汐的荒草。

“你是谁?”我问道,明显觉察出自己的舌根在嘴缝里瑟缩。

“这个你不用多管。”他的声音着实难听,让人心里发毛。

那个脑袋消失后,烂砖块旁边的一扇木门打开了。那人微微虚开门缝,歪斜着靠在门边,向我招了招手。我侧身走了上去。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没想到你还是来了,人类的爱情可真够伟大,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是个蠢猪。”他极力压制着自己的嘲弄,从嘴边呼出一丝冷飕飕的风,这丝风夹杂着鱼肉的腥臭和劣质香烟的辛辣。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忍住没发火。

“我凭什么?我他妈的什么都不凭。”他恶狠狠地瞪着我,一团可怕的雾气正包围着他那灰暗的眼球。

我随他走进一个屋檐很低、类似废墟的阴惨惨的小院子。我这才发觉他的后背有一边驼得非常厉害,就像是小骆驼身上的一座驼峰,甚至让人感觉是额外长出的一大块可怕的肉瘤。他的一只脚踏得很明显,但这不妨碍他轻便地穿过一扇又一扇的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留下了一个个湿润的脚印,我希望还能寻着这些脚印走出来。他走得很慢,不,应该说走得很悠闲,像个回地府报道的鬼差,而我就是那个被他捕捉到的刚断气的可怜鬼。

一只邈邈的老鼠从我的脚下窜过,钻进了墙角的阴沟,我吓得尖叫了一声。驼背人侧身望着我,愣了愣,随后哈哈大笑起来,嘴巴几乎笑得合不拢。他长着两颗很难看的兔牙,嘴唇上有几个褐色斑点,随着嘴唇的抖动,那些斑点就像一条条小虫子在枯黄的柳叶上轻轻蠕动。

“原来你还是个胆小鬼!”他说完,噓了一声,走进了一扇圆拱门。

当我随他走下一段阶梯,来到一个两旁堆满破烂家私的过道时,一个粗鲁

的叫声从前面的一间屋子传了来。这个声音并不陌生,在此时此地听来,我越加感到惶恐不安。

“大哥,他来了。”

驼背人很快消失在了门边,他枯瘦的身影好似一张薄如蝉翼的皮影在窗边轻轻晃动着。我不敢进去,站在门边,全身发抖,天哪,这真是一个让人害怕的地方。我谨慎地打量着四周,发现这里没有一丁点都市文明的气息,有的只是腐木、破瓦和荒草,当然,还有酒精的浓烈气味。

终于,我要见的人出现在了门口。我愣住了。

我并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他只认识钞票上的阿拉伯数字。在他的眼里,我就像是个皮夹子,他所关心的是我的容量。不过,我天生是个缺少积蓄的人,这从我的穿着一眼就可看出,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极大的失望。他眯着眼,布满血丝的眼球里充满惊诧。这种古怪的眼神越来越强烈,让我几乎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

飘浮在这幢大房子里的空气似乎在我立定的那一瞬间凝固了,只有一丝丝莫名的香气攀附着深秋的脊梁游弋在我的鼻息间。我饿了,也听不到屋外的雨声了。



第二章 救赎我的羔羊

她轻轻吮吸着，一边叫驼背人去拿湿毛巾、纱布、棉签和酒精。当她抬头将沾满鲜血的嘴唇朝我微微露出笑容时，我吓了一跳，她就像一个可怕的吸血鬼，她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我。

这人一看就是个遭人厌烦的角色，不过，在他那俗气的外表下却掩藏着可怕和智慧。

在我们的身边，这样的人并不少，善良而懦弱的人们一旦不注意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的人就会从任何一个可能的角落钻出来威胁你、引诱你，直到你缺损生存的勇气，迷失灵魂的方位。

他长时间地打量着我，这也许是他的一个习惯。他那秃秃的脑瓜上闪着一种与这里的氛围很匹配的光亮，肥大的鼻头在厚实的嘴唇上方微微抽搐着，目光略显混浊，这叫人更加害怕。这家伙好像刚吃完什么油腻的东西，嘴角上还沾着一小片肉丝。他的一只手撑住门框，手指上有一个细小的物体闪烁出逼人的幽光，像是饿狼的一颗眼珠。那显然不是魔戒，但被戴在粗厚的手指上，就充满了邪恶。

我愣了愣，没有动。“我要见牧芸。”

他的嘴边滑过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笑意，“这个没问题……钱带来了吗？”

“带……带来了。”

我的回答似乎暴露出了什么，他大笑起来，并转头望了一眼屋子里的人。从屋内传来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笑声。在笑声之外，还能隐隐听到一两下“噼啪噼啪”的声响。

当他重新正视我的时候，我看出他的目光里多了一种鄙视。

“好，”他将手臂从门框上放下来，“非常好，你是个诚实的年轻人。对了，我再问你一句，你没有报警吧？”

“我干吗要报警？”

“你不是有个在公安局上班的朋友么？”

“但我有个女人在你这儿。在这个时候，我谁也不相信，只能相信自己。”

他向我吹了一声哨，冷冷地说：“她的确没看错人，不过，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当一个人的力量非常单薄的时候，完全有必要去请求朋友的帮助。”

我毫不犹豫地說道：“我不想连累别人。”

“你确信你能从这里把她救出去吗？”

“我确信！”

秃头又以超乎他臆断的目光打量着我。“请进。”他吸了口气，垂下眼皮瞅了一眼我的沾满淤泥的皮鞋，“你可要想清楚啊，这扇门是有门槛的。”

我径直走过去，从他的身边擦过，迈过门槛，走进了一间奢华得叫人惊叹的屋子。我的少经世面的眼睛被屋子里的陈设刺得几乎睁不开，谁能想到在这个破落的院子后面竟有这么一间小宫殿。屋子里灯光柔和，暖意融融，充满情调。无论谁处在这样的四壁内，均易产生惰性、放松警惕、失去斗志，脑子里充满世俗的况味。

在屋角的一张长沙发上坐着一个打扮很时髦的女人，在女人对面的小沙发上坐着那个刚进来不久的驼背人，两人在玩扑克。在茶几上摆满了吃的东西以及啃剩的骨头，一片狼藉，这与整个屋子的陈设格格不入。女人长得很漂亮，脸蛋白嫩可爱、健康红润，头发乌黑，胸部丰满，短裙下的肉色腿袜所包裹的小腿修长、结实，让每个见着她的男人都能产生欲望。她的眼睛也特别迷人，微微眨一下，就可能会迷倒一大帮人。我不知道她穿的衣服叫什么名字，但我知道一定是国际名牌。她对面坐的驼背人的长相确实不敢恭维了，我虽然对他已经



有了粗略的印象，然在此时看来，他的确很丑，就像一只丑陋的哈巴狗——谁叫他坐在一位绝色佳人的旁边呢？这真是一幅奇妙的画面，恐怕类似的场景只有在天方夜谭或中国古代的神怪故事中才能出现。

一见我进来，那个女人就抬起头用戏谑的眼光打量着我，好像我是他们请来的一个刚走下火车的来自乡下的小帮工。我突然感到很紧张很自卑，而且全身发痒，好像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在痉挛地收缩着。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世楠？”秃头在我的身后冷不禁问道。

“不怎么样……我可不是来参观你的房子的。”我补充道，“对了，请不要如此亲昵地称呼我，我们根本不熟悉。”

“是的，是的，你说得没错，我们根本不熟悉。”

秃头绕到我的跟前，走到长沙发一侧，坐到女人的身旁。他将一只手放在女人的大腿上，另一只手摩挲着自己铁青的下巴。他与女人嘀咕了几句后，女人随即“咯咯”大笑起来，在笑的过程中，她不时抬头瞅着我。她的笑声尽管充满了轻蔑，但并不难听。在如此华丽的屋子里，倘若闭上眼睛，说不定你会以为是哪位美丽的公主在和着春风发笑。

我向前挪动了几步，“我要见牧芸，我必须马上见到她。”我极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有些底气，但不指望能以这样的嗓音威慑到同类。

秃头拉下脸，瞪了我一眼。“我差点忘了我们这里还有一位多情的牛郎。”他的语气很生硬很不在乎，“你的钱带够了吗？”

我不假思索地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套谎言说了出来，“为了确保我和牧芸能安全地离开这里，我这次来只带了一部分钱。一旦我和牧芸回到家，我就会把剩余的钱打在你指定的账户上。你放心，我不会少你一分钱的，根据目前的情形，我只能这么做。”

我的话并没有让秃头感到吃惊，倒是那个驼背人失望地瞪了我一眼，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凶残的电光。

“我们应该给这个不懂规矩的小子一点颜色瞧瞧。”

驼背人正要站起来，秃头伸过一只手将他拦住了。

秃头向女人耳语了几句，女人立马起身，走进了长沙发后面的一间阴沉沉的屋子。

“一部分？到底有多少？”秃头漫不经心地问道。

我侧过身去，解开腰带，把手伸进裤子里摸了摸，掏出一叠钞票。当我转回

身子时,我发现秃头和驼背人的嘴角都挂着令人作呕的笑意。

驼背人蓦地站起来,从我手中夺过钞票。显然,钞票的分量实在太轻了,他极其不满地骂了起来,“他妈的,你以为是在购买降价的家用电器还是在购买一头母猪?别忘了,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让人着迷的女人,你真他妈的是个不懂行情的混蛋。”

驼背人以超快的指法数完钞票后,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转身面对着他的大哥。“3000元,他只带了这么一点钱,”他以连他自己也觉得很可笑的语气说道,“我不敢确定这里面还有没有假钞。”

“不,是3001元。”我从衣袋里摸出一枚一元的硬币放到茶几上,“绝对没有假钞,如果有假钞,我肯定走不出这扇门。”

秃头和驼背人大笑起来,一边笑,一边拍打着对方的肩膀。他们的笑声没有他们的长相那么叫人生畏,但在这陌生而奇特的地方,两人的笑声好似从遥远的过去传来,让我不由得怀疑自己是否活在梦境里。好一会儿,两人才止住笑。

“小子,你以为我们是在拍戏吗?”秃头的声调中含着宽慰,不,也许是理解,总之,他好像深知我的生活状况,“不过,你的台词确实很精彩。3000元是远远不够的,我要价多少?你不记得吗,还是你在耍花样?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是的,不重要,你既然已经来了,就说明你身上带着比金钱还重要的东西——你很有种,我把她还给你。”

秃头的话让我糊涂了,我没有完全表现出接受他赞美的意思,神经系统像是被一团糨糊粘住了。我突然发觉不知道说些什么,事先准备好的许多语句统统流产了。我的脑子里一片死寂,手脚也逐渐麻木了,大概是室内的温度过于舒适的缘故。

连驼背人也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忙说:“大哥,你刚才说的话我没听明白,你……你的意思是不……不要那三万块钱了,让他白白地把人带走?”

秃头用手摸了摸自己光亮的头皮,点了点头。

“这哪里是绑架啊?这是在作牲畜买卖,难道我们拿生命作赌注的游戏就这么完了么?”驼背人痛苦地哀号了一声,跌坐在小沙发上。

“谁说这场游戏就这么完了?只不过我想换个方式罢了。”

“什么方式?”驼背人的眼眶里闪过一抹亮光。

“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构成的三角游戏。”秃头的额上渗出了一些汗珠,嘴



角轻轻哆嗦着，两颐微微泛红，像是在极力压制自己的情感。

驼背人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将瘦小的头颅放在两膝间，竟低微地抽泣起来，一张钞票从他的手指间滑落到华美的地板上。

一阵脚步声传来，刚才消失的那个女人带着牧芸现身了。

我吃了一惊，因为我看见牧芸身上完好无损，而秃头曾在电话里说他将牧芸折磨得遍体鳞伤。我连日来日夜牵挂的女人平平安安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本是好事，但我竟然感到有些失落，或许不是失落，是一种莫名的酸楚。我为她东奔西跑，寝食难安，她却毫发无损，脸上亦看不出有多么的悲苦。可以说，牧芸与失踪前没有多大的区别，而且脸色更加红润和饱满了，红唇丰润欲滴，眼睛也明亮了许多，浑身上下充满了女人味，好像还长胖了一点。我感到非常诧异，但在此时此境，我不想去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只能猜测这两个丑陋的家伙，还有那个惊艳的女人比较仁道，不是那种缺乏教养的野蛮无耻的绑匪。呵呵，社会真是进步了。

牧芸激动不安地望着我，我从她的眼神里读出了爱恋、关切、担忧以及希望。我以我们两人才熟悉的那种亲密的目光扫了她一眼，叫她不要担忧，因为我没事，至少到现在我什么也没少——那3000元钱权作见面礼。不过，她好像平静不下来，或许她真的被吓呆了，只是我还没有完全看出来。

“放我们走，剩下的那些钱我会慢慢还给你的。”

我欲上去拽牧芸的手，秃头猛地跳到我面前，说：“你把这里当做什么地方了？”

“那你想怎么样？你刚才不是说把她还给我了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我就像一只拼命冲上去营救主人的猎犬，突然被一根棍子狠狠击了回来，顿时感到眼冒金花，四肢酸痛，不知所措，只能以狂吠来取代内心的焦躁与不安。

秃头用一种奇特的眼神在牧芸的脸上停歇了一阵，又转头逼视着我。“你爱她吗？”他问道，从他的眼神里可看出他是很严肃地看待这几个字的。

这个问题从秃头那张硕大丑陋的嘴巴里吐出来真是好笑之极。我忍住笑，答道：“是的，我爱她。”

“别忘了她比你大了足足五岁，这是个可怕的时间距离，在爱情之旅中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难道你真的不在乎吗？”

我惊愕了，他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难道他吃饱了没事就去打听别人的隐